

梅  
陇

人文梅陇丛书

蒋星煜 著

# 品茶的感悟



梅陇

人文  
梅陇  
丛书

蒋星煜 著

# 品茶的感悟



■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品茶的感悟/蒋星煜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人文梅陇丛书)

ISBN 978 - 7 - 208 - 13032 - 6

I. ①品… II. ①蒋… III. ①茶叶-文化-中国-文集 IV. ①TS97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18485 号

责任编辑 赵蔚华

封面装帧 张志全

• 人文梅陇丛书 •

**品茶的感悟**

蒋星煜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http://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25 插页 4 字数 141,000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13032 - 6/I • 1384

定价 28.00 元

## **编委会**

**主任：**杨建华

**编委：**陶生、唐铮、谢林殷、黄衍、刘辛培

## 总 序

“人文梅陇丛书”与读者见面了，这是梅陇镇打造群众文化、培育人文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做出的一个新尝试，也是闵行区当前大力推进文化建设的一个缩影。

这是一套涵盖社会、文化、生活诸方面并且充满乡土气息的丛书。文章的每一位作者都是生活于同一片热土的梅陇人。在他们中间，有的是笔耕不辍的知名作家，有的是初出茅庐的草根一族，有的是忙碌而充实的“小巷总理”，还有的是长期工作在一线的基层工作者。他们用不同的视角和表达方式向我们展示了一道温馨而朴素的人文风景。他们告诉我们：在身处并不缺少物质滋养的年代，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究竟应该怎样生活才算幸福，或者为了幸福该怎样生活？在真正的幸福生活中，又包含了哪些可贵和必需的人文内涵？在社会转型时期，他们所表达的这份坚守无疑是非常珍贵的。

党的十八大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

用。”如果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和魂的话，那么，人文精神就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也是每个人最核心的文化。因为，一个国家的强大，首先是价值认同和文化归宿的加强。

习近平同志指出：“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积极引导人们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核心价值观，是执政党凝聚人心民力的实现载体，推进基层文化建设必须落脚在核心价值观的内化人心，使最大公约数的价值认同在老百姓的精神世界里日用而不觉、信守而不疑，践行而不惑。

在大力倡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加强社会治理的当下，丛书的推出具有相当的现实和实践意义。它不仅说明发展群众文化大有作为，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在社会管理创新中重构当代人文精神将更有利于促进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

是为序。

中共闵行区委书记

# 序

蒋星煜先生的茶文章

潘向黎

蒋星煜先生博学，如今这样的人太少了，以至于我一时找不到一个恰切的词语来概括或者赞美。一般人可能会想到“杂家”，我一向对这个词有点模糊的戒心，终于前些天得到印证——在写吴小如先生的文章里看到，作者当面说小如先生是“杂家”，小如先生马上纠正说“杂家是一个贬义词”，所以我断乎不敢用这个词来说蒋先生，记得《红楼梦》里有“博古通今”之语，那么，我想说：蒋星煜先生是一位博古通今的学者、作家。

蒋先生今年 95 了，不久前我收到他惠赠的《蒋星煜文集》，煌煌八卷，490 万字，令人叹为观止，这位著名学者、作家在岁月的长河中不断寻觅，终于积累成数量如此惊人的成果。这是凭一己之力建造起来的一个桃花源，令人赞叹，令人神往。

但是我怀着赞叹翻阅过后，却有了小小的遗憾：除了《戏曲与茶文化的互动作用》一篇论文，怎么不见蒋先生其他的“茶文章”？所以，当一个月之后，蒋先生来信，说要出一本关于茶的书，我就

有了一种“理当如此”和“果不其然”的双重高兴。

蒋先生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和《文汇报》渊源很深，而我这个晚辈90年代末才到《文汇报》工作，从退休的前辈同事手中接过使命，荣幸地成了蒋先生的责任编辑。尤其令人惊喜的是，作为一个爱茶成痴的人，我发现蒋先生还是一位在茶史、茶文化研究上造诣很深的专家。这些年，蒋先生仅刊发在《文汇报》上的“茶文章”就有《张岱的茶艺造诣》《说“沱茶”》《陈眉公余山品茶》《茗粥 绿雪 名泉》《六安瓜片之谜》《刘基与日铸茶、平水茶》《林确斋与林茶》《叹茶之叹》……真是眼界广阔、发掘深入、见解真切，而且行文趣味盎然，时常让人为他始终保持的活泼泼的心性而欣喜。

当然，最体现他“茶文章”功力的当数《戏曲与茶文化的互动作用》。这是一个相对冷僻的专题，蒋先生从“戏曲对茶文化的反映”“茶文化促使采茶戏的诞生”“茶坊演剧与戏馆供茶”等几个方面，从堆积如山的史料中探隐钩沉，目光如炬，笔力清雄，真是令人大开眼界，获益良多。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读这篇文章的感受：真是如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更记得其中一些精彩的内容，如论及“三千茶”的花费、“社前春”的涵义以及一些杂剧将茶商的姓名定为“江洪”的原因等，至今难忘。

蒋星煜先生温文尔雅，对晚辈后学一向礼下谦和，这次这本关于茶的书，竟然命我作序。我自知才疏学浅、辈分也低，起初十分惶恐，但思来想去，如此高德高寿的前辈的吩咐，还是应该“恭敬不如从命”。在这里主要想表达我对蒋星煜先生的敬意，还有一个爱茶之人即将读到他结集成册的“茶文章”的喜悦之情。

蒋星煜先生喜欢《玉簪记》中道姑奉茶的说白：“才烹蟹眼，又煮云头。琥珀浮香，清风数瓯。茶在此间。相公请茶。”蒋先生认为

“不但书雾腾腾，而且说的是点茶行家语言”。这也可以视作写茶文章的蒋先生的夫子自道。

衷心祈愿蒋星煜先生在“琥珀浮香，清风数瓯”的妙境中继续品茶著文，给我们带来更多如品佳茗、如沐惠风的享受。

# 目 录

总序	.....	001
序 蒋星煜先生的茶文章 潘向黎	.....	001
茶事梦忆		
童年茶趣	.....	003
古镇·长夜·苦茶	.....	006
巴山茶话	.....	009
上狮峰品龙井	.....	012
余山深处闻茶香	.....	015
怡情养生之道		
美化心态的茶	.....	021
叹茶，享受慢生活	.....	029
桂林公园品桂花茶	.....	037
古代隐士皆爱茶		
陆羽编著《茶经》	.....	041
林逋一生梅妻鹤子茶为友	.....	045
倪瓒的奇怪洁癖	.....	048
陈眉公余山品茶	.....	052
张岱《自为墓志铭》自称“茶淫”	.....	057

林确斋与林茶	.....	060
方文的茶缘	.....	065
<b>名茶的来历</b>		
沱茶与茶马古道	.....	073
刘基与日铸茶、平水茶	.....	077
刘基谈苦茶	.....	083
六安瓜片之谜	.....	086
鹧鸪茶	.....	092
名茶铁观音称谓来历探源	.....	094
<b>戏曲与茶有不解之缘</b>		
茶与戏曲的互动历史	.....	101
关汉卿说的“分茶”作何解?	.....	121
《玉簪记》中的茶事茶艺	.....	133
《牡丹亭》反映的品茶风尚	.....	145
<b>茶文化漫谈</b>		
当代文人与茶——《文人品茗录》序	.....	163
与卢祺义先生谈茶文化	.....	166
都市茶文化的渊源与演变	.....	170
刘秋萍及其茶宴馆	.....	178
汤兆基的茶缘与壶艺	.....	182
后记	.....	185

The background of the image is a repeating pattern of black and white roses and leaves, rendered in a painterly style with visible brushstrokes and shading. The roses are in various stages of bloom, from tight buds to fully open flowers. The leaves are detailed with veins and stems.

茶事梦忆



## 童年茶趣

生平不爱烟酒，也不懂烟酒，对茶则爱之甚深。尤其嗜好明前、雨前的绿茶。一杯在手，对我来说，就可以涤烦忘忧。随着年岁的增长，对茶的兴趣也在增长。

这种嗜好，早在童年时代即已养成。家乡溧阳，是太湖西边的一个小城，清代也出过状元马世俊、宰相史贻直，清末民初有一位狄平子，在上海创办了有正书局。据外祖父孙汾卿说溧阳的文风和饮茶的风气有着微妙的关系。

溧阳的茶风特盛，街市上的店铺则以茶馆的数量居第一位，而且都有一个非常文雅的名称，诸如金盘露、淇香阁之类。有几家还树了“卢陆遗风”的泥金匾额，字体看上去潇洒而有韵味，颇能引起人们思古之幽情。

我在童年时代就成为茶馆中的常客，则是外祖父的破格“提携”。他是清末民初废书院改学校后的书院小学第一任校长，还上南京做过孙中山警卫团里的文职军官。

大概由于他过于自负，日子过得不舒畅，经常喜欢发牢骚，而且每天要有一半时间消磨在茶馆里。我在小学读书时，一放学就被

他带进茶馆了。星期天则早晨就随他去茶馆，早餐也在茶馆里吃。

那是一个全城最大的茶馆，分前后两进，前进相当宽敞而进深，好摆十几张大方桌，茶客都是四乡八镇的农民，整个上午吵吵闹闹，大热天则汗气蒸腾，赤膊的也不少。再进去是个长方形的天井，经过天井，到了后进。外祖父喝茶的地方就在这里。在前面喝茶的农民从不越“雷池”一步。

后进比前进的面积小些，向天井这一面朝南，阳光很充分，沿东、西、北三面的墙壁都是一排藤躺椅，喝茶的客人当然也有坐着的，但仍以躺着的居多数，海阔天空地谈着，真正喝茶的时候，才坐起来。

这里的茶客都是熟面孔，绝少陌生人，用当时的说法，都属于乡绅阶层。例如中学校长，或者是中医、西医的权威，或者是颇有名声的画家、书法家，有的人虽然没有特殊的经历或长处，但儿子是北大或清华毕业的，父亲躺在这里，也就心安理得了。

茶的品种比较单一，基本上是西湖龙井，只有少数人喝祁红。每到夏天，也供应菊花。春天在这里品尝新茶，整个厅堂飘溢着清香，多闻闻也是一种享受。如果茶客抽水烟或香烟的多了，新茶的清香不免受到污染，但这种情况毕竟难得发生。

我是惟一的儿童茶客，日子一长，大家也见怪不怪了。有时偶尔也有人出乎好奇，问我一些问题考考我，我总是看外祖父的脸色行事，然后决定是否回答，怎样回答。

外祖父和外祖母以及子女们共同语言都极少极少，所以才经常找我对话，讲些有关古典文学的轶事或历史掌故给我听，发现我很感兴趣，他才带我进茶馆的。到了茶馆里，他可以有充分的时间讲给我听。

去喝茶，一开始，我无所谓，听外祖父的吩咐罢了。后来，我也自觉自愿了。茶当然在家里也可以喝，但茶馆里别有一番气氛，用的水也不错，据说是城外挑来的。

堂倌中冲茶的姿势和技巧看上去既熟练又优美，简直可以说是一种舞蹈。小天井里，有一位中年人在用大砍刀劈松树树干，两条手臂的肌肉令我很羡慕。

茶客们谈论诗文书画的时候虽然不多，但是旧货店老板偶然得到他认为可能值钱的文物，总是用布包袱包好，带到这里请求鉴别，找寻买主，这时，茶馆便成了野路子的文物研讨会了。我一旁听着听着，也获得了一些有关文物的知识。

就在“9·18”事变那年，我从小学毕业。而溧阳这座水乡小城也仿佛在民族深重灾难中惊醒过来。从此，我没有再随外祖父上茶馆，但我一生，对茶的爱好，则渊源于此。

(原载《解放日报·朝花》，1998年)

## 古镇·长夜·苦茶

茶，对我来说，确是一生中始终相伴的良友，在任何时期都不例外。但有时候，情调特别凄凉，饮用的茶也特别浓，特别苦。这倒不是摹仿古人的风流韵事，或对苦茶有一种嗜好，乃是别有苦衷。

1940年冬，我取道香港去大后方，因为广州等地早被日寇占领，我们这些人是冒险乘机帆船在沙鱼涌偷渡登陆的。以后就是沿东江上溯，到龙川再折向西。除了从韶关到柳州能乘坐时停时开的火车之外，从柳州去四川又是坐汽车了。

因为时刻担心日寇轰炸，生活都乱了套。交通呢？有时坐单车（广东人称自行车为单车）。开汽车的都是个体户，谁也不知其底细。偶然一段路程有国营中国运输公司的车子，却更不可靠，时间车票都没有明确的规定，抛锚一抛就是几天。

我们在这种条件之下旅行，既怕日寇轰炸，不敢进大城市，又怕土匪盗贼散兵游勇抢劫，也不敢在荒村野渡多停留。虽然严守“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的规矩，往往一二十家客栈早客满了。于是只能在店堂口或走廊里坐着过夜，不停地喝苦茶，以避免睡着